

# 无混搭不成家

□阿简

两口子不知已经吵过多少次了,每次吵的都是同一话题:她烦他抠门,他嫌她败家。

逛商场时碰到一件灰色羊绒大衣,款式和做工似乎都无可挑剔。她一见倾心,迫不及待地带回家,穿在身上对着镜子左看右看,欣喜不已。他下班回来,她兴致勃勃、得意扬扬地迎上去:“看我买的大衣怎么样?”他一面换鞋一面看着她:“不好。这个颜色衬得你脸色铁青,跟刚挨完揍似的,还特显老。”这一盆冷水泼过来,她的情绪立刻沮丧到了极点,嘴上虽然骂着:“老土,你懂什么啊?”心里却开始犯了嘀咕。重新回到镜子跟前时,再看那件心仪了半天的外衣,便开始举棋不定了。

他饿了,问她能不能先做饭。她意兴阑珊地说:“我累了,不想做。我们出去吃。”他喂了一下牙花,叹了口气:“怎么又要出去吃?怎么这一个礼拜就不能多开两回火?”看着他那又埋怨又不耐烦的神态,她也急了:“出去吃怎么了?愿意开火你自己做啊,别什么指望我!”

他斜着眼睛瞟了她一眼,扭脸拐到厨房里做饭。冰箱里的菜蔫的蔫,烂的烂,他抓起来又放下,回屋靠在床上一言不发。她依旧站在镜子跟前,前前后后地照着她的大衣——他说得也没错,这个颜色的确让人的脸色显得黯淡,下摆好像也长了些,使自己显得更矮了。

看着看着,她忽然间感到有点后悔,甚至因此而烦恼起来——在商场里的灯光下面看,颜色不是这样的啊!买的时候光盯着上面了,也没注意到这么长。正想着,他在里面瓮声瓮气地发话了:“你这大衣多少钱买的啊?”

“三千八。”她心不在焉,心思却还在这件越看越不对劲的大衣上。“就这么一个耗子皮一样的玩意儿,三千八?”他从床上弹起来,跳到她身后,用一种诧异而不无厌恶的眼光看着她,就像看一个巨型的灰耗子。她正为这件大衣心烦,看着他的表情,听着他的口气,一股邪火腾腾蹿上脑门:“怎么啦?三千八怎么啦?羊绒大衣,这已是便宜的啦!”他也火了,冲她瞪起眼嚷嚷起来,斩钉截铁地判断:这件衣服又会成为既白糟蹋钱又白占地的废物。怕她不服气,他还掰着指头旁征博引,举出一个又一个铁证如山的例子,陈芝麻烂谷子地翻腾出一串。

她最烦他一听说花钱就心惊肉跳,无数次地讥讽他“跟一老娘们儿似的抠门,有多少钱也改不了这农民习气”;他最恨她“一进商场脑子就像被驴踢了,跟梦游似的抱回来一大堆没用的东西”;她告诫他:“钱是挣回来的,不是攒出来的!”他反驳她:“你在前边这么没完没了地挖坑,挣多少钱也填不平!”两人你有来言我有去语,针尖对麦芒吵个不停,后来干脆你摔碟子我砸碗,谁也不让谁。转天早上,他气哼哼地爬起来准备去上班。她领先一步出门,告诉他今天有事,让他自己打车去车站坐地铁。专职司机罢工,他除了迟到还要凭空多掏一笔打车费,自然是又生气又心疼,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出口,她已经甩门走了。

她所说的“有事”,就是来找我诉苦。她不知道自己“爱买点东西错在哪里”,也不知道“一个男人怎么这么小气,总在小钱上纠缠不休,永远都像个农民”。尽管我知道,她从小被开饭店的爹娘宠得养尊处优,而他跟土里刨食的父老母学的是吃苦耐劳,夫妻俩的成长环境迥然不同,对于金钱的态度,不是三天两早晨能磨到一块的,但有些话我还是不能不说:“爱花钱买点东西没什么错,错的是买来的东西丢弃不用,而且还买起来没完!农民怎么了?农民对于很多问题,看得比我们都要透。”说到这里,我借用东北话给她模仿了一段台词:“男人是搂钱的耙儿,女人是装钱的匣儿;不怕这耙子没齿儿,就怕这匣子没底儿……”她听了“扑哧”一笑,跟着便若有所思地愣了下脖子,然后做大彻大悟状“懂啦!”

我也夸张地冲她仰起头,堆出一脸苦笑——懂了懂了,可这“匣与耙”的混搭要义与技巧,怕是还得慢慢操练感悟呢。



警世钟

## 敬畏食物

□马亚伟

小时候,我在姥姥家吃饭时,偶尔有饭粒掉到地上,姥姥立即弯下腰,捡起地上的饭粒,放到嘴里吃掉。

姥姥对食物极为珍惜,如果谁糟蹋了粮食,她会捶胸顿足地说:“老天爷呀!可了不得了!”她固执地以为,浪费食物,就是冒犯了老天爷,是大不敬,不可饶恕的。我上了学,给姥姥背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这首诗平白如话的诗,被她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诗。姥姥在每年的腊月二十三都会虔诚地祭拜灶王,她默默祈祷,希望灶王会赐给我们三餐的饱饭。

母亲在农村生活,深深知道食物的来之不易。母亲说,挨过饿,才知道珍惜粮

食了。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那年,麦子大丰收,母亲高兴极了。可是,她依然不会浪费一粒麦子。打麦场的周围,还有一些麦粒,炎热的午后,母亲俯下身子,开始捡拾散落的麦粒。她脸上淌着汗,也顾不得擦一把。母亲几乎是匍匐在地上,小心翼翼地找着,捡着。忙了半天,只捡到一盆底儿麦子。母亲直起身,非常有成就感地说:“又捡了这么多!”现在想来,母亲捡麦粒的姿势,真的像虔诚的朝圣者,匍匐于土地,心怀感恩,把粮食当成一种信仰在膜拜。

我的姥姥和母亲一定是对食物怀有敬畏之心的,即使后来生活富裕了,她们也从来不曾糟蹋食物。姥姥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,她这一生,没有吃过山珍海味,粗菜淡饭对她来说已经很知

足了。

母亲经常来我这里小住,有时我会带她去饭馆吃饭。每次吃完饭后,不管当着多少人的面,她都会旁若无人地打包,收拾得餐桌上只剩下白花花盘子。在她看来,打包没有什么丢人的,珍惜食物,是神圣和光荣的。有一次,我准备让母亲好好享享口福,手拿菜谱一个劲儿点好菜,母亲却气得起身要走。在她看来,如此奢侈,无异于暴殄天物。她认为最养人的饭菜,不是什么海参鱼翅,而是自家的小米粥、大白菜,还有家里的鸡下的蛋。

所有的食物,都是大自然的恩赐。一粒种子,要在漫长的时光里,扎根肥沃的土地,吸收阳光雨露,再加上农民的无数汗水,才能孕育出粮食。养一只鸡、喂一

头猪,要把它们当成家庭成员一样,付出心血、付出感情。最后它们成了我们口中的美食,也要心怀敬畏地吃掉。

可是,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我们面对食物开始肆无忌惮了。其实仔细想想,胃的深层记忆里,还留有饥饿的印记,忘记饥饿就意味着忘记历史。不由想起电影《1942》,人们饿得饥不择食,草根、树皮……能吃的吃,不能吃的也吃。一场大灾,饿死了300万人。如今,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挨饿。我看过两个数字:全球饥饿人口超过10亿,每6秒钟就有一个孩子饿死。想到这些,你会不会为自己浪费食物而感到良心不安?

像我们的祖辈一样,珍惜食物,敬畏食物吧。

名家言

## 谈人生

□冰心

我不敢说生命是什么,我只能说生命像什么。

生命像向东流的一江春水,他从最高处发源,冰雪是他的前身。他聚集起许多细流,合成一股有力的洪流,向下奔注,他曲折地穿过了悬崖峭壁,冲倒了层沙积土,挟卷着滚滚的沙石,快乐勇敢地流走,一路上他享受着他所遭遇的一切:有时候他遇到巉岩前阻,他愤激地奔腾了起来,怒吼着,回旋着,前波后浪地起伏催逼,直到他过了,冲倒了这危崖他才心平气和地一泻千里。有时候他经过了细细的平沙,斜阳芳草里,看见了夹岸红艳的桃花,他快乐而又羞怯,静静地流着,低低地吟唱着,轻轻地度过这一段浪漫的行程。

有时候他遇到暴风雨,这激电,这迅雷,使他心魂惊骇,疾风卷着他,大雨击打着他,他暂时浑浊了,扰乱了,而雨过天晴,只加给他许多新生的力量。有时候他遇到了晚霞和新月,向他照耀,向他投影,清冷中带些幽幽的温暖:这时他只想憩息,只想睡眠,而那股前进的力量,仍催逼着他向前走……

终于有一天,他远远地望见了大海,呵!他已到了行程的终结,这大海,使他屏息,使他低头,她多么辽阔,



多么伟大!多么光明,又多么黑暗!大海庄严地伸出臂儿来接引他,他一声不响地流入她的怀里。他消融了,归化了,说不上快乐,也没有悲哀!也许有一天,他再从海上蓬蓬的雨点中升起,飞向西来,再形成一道江流,再冲倒两旁的石壁,再来寻夹岸的桃花。然而我不敢说来生,也不敢相信来生!

生命又像一棵小树,他从地底聚集起许多生力,在冰雪下欠伸,在早春润湿的泥土中,勇敢快乐地破壳出来。他也许长在平原上,岩石上,城墙上,只要他抬头看见了天,呵!看见了天!他便伸出嫩叶来吸收空气,承受阳光,在雨中吟唱,在风中跳舞。他也许受着大树的荫蔽,也许受着大树的覆压,而他青春生长的力量,终使他穿枝拂叶地挣脱了出来,在烈日下挺立抬头!他遇着骄奢的春天,他也许

开出满树的繁花,蜂蝶围绕着他飘翔喧闹,小鸟在他枝头欣赏唱歌。他会听见黄莺清吟,杜鹃啼血,也许还听见泉鸟的怪鸣。

他长到最茂盛的中年,他伸展出他如盖的浓荫,来荫庇树下的幽花芳草,他结出累累的果实,来呈现大地无尽的甜美与芳馨。秋风起了,将他叶子,由浓绿吹到绯红,秋阳下他再有一番的庄严灿烂,不是开花的骄傲,也不是结果的快乐,而是成功后的宁静和怡悦!终于有一天,冬天的朔风把他的黄叶千枝,卷落吹抖,他无力地在空中旋舞,在根下呻吟,大地庄严的伸出臂儿来接引他,他一声不响地落在她的怀里。他消融了,归化了,他说不上快乐,也没有悲哀!

也许有一天,他再从地下的果仁中,破裂了出来。又长成一棵小树,再穿过丛莽的严遮,再来听黄莺的歌

唱,然而我不敢说来生,也不敢信来生。

宇宙是个大生命,我们是宇宙大气中之一息。江流入海,叶落归根,我们是大生命中之一叶,大生命之一滴。在宇宙的大生命中,我们是多么卑微,多么渺小,而一滴一叶的活动生长合成了整个宇宙的进化运行。要记住: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,不流动的便成了死湖;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成树,不生长的便成了空壳!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,也不是永远痛苦,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。等于水道要经过不同的两岸,树木要经过常变的四时。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,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。快乐固然兴奋,苦痛又何尝不美丽?我曾读到一个警句,它说:“愿你生命中有够多的云翳,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。”